

749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

● 李国正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李国正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5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ISBN 7-5039-2029-7

I. 汉… II. 李… III. 汉字-关系-传播-研究-中国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901 号

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

著 者: 李国正

责任编辑: 帅雯霖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29-7/J·609

定 价: 54.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18元/册

目 录

序	陈培爱(1)
引 言	(1)

上篇 汉字的哲学解析与信息传播

第一节 “八卦”的起源与信息传播	(3)
第二节 《周易》的信息结构及其发展	(19)
第三节 《周易》传播信息的特征	(41)
第四节 《周易》传播信息的模式	(81)
第五节 《周易》传播信息的功能	(119)

下篇 汉字的艺术解析与信息传播

第一节 测字的源流与信息传播	(129)
第二节 汉字的分类与信息结构	(143)
第三节 测字传播信息的特征	(198)
第四节 测字传播信息的模式	(281)
第五节 测字传播信息的功能	(334)

附:主要参考书目

上 篇

汉字的哲学解析 与信息传播

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人类实践与理性思维的结晶。一方小小的汉字,从造字伊始就打上了思维的烙印。在它的千变万化的结构组合上,就体现了古代汉民族丰富多彩的哲学思辨才能。当一些汉字被挑选出来组合成特定系统时,处于系统中的汉字就承载了比通常情况下更多的信息,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而这些特殊意义的信息必须经过特殊的处理,才能传达给受众;而受众亦需要具备一定的背景条件,才能接受并形成反馈,产生效果。由汉字组成的代表中国古代哲学最高成就的符号系统,非《周易》莫属。但最初用来代表汉人哲学理念的符号并不是汉字,这就必须

循流溯源,探讨原始符号与汉字的关系,考察特定汉字之哲学理念产生的根源,为进一步研究汉字的哲学解析与信息传播的相互关系铺平道路。

第一节 “八卦”的起源与信息传播

“八卦”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据《周礼·春官·大卜》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东汉学者郑玄引用杜子春的话说:“《连山》宓戏,《归藏》黄帝。”《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宓戏”、“包牺”,也就是“伏羲”。相传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这就是说,伏羲始作八卦是在汉字发明之前。可是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引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孙诒让《周礼正义》进一步说:“《连山》、《归藏》二易,《汉书·艺文志》未载,而《北堂书钞·艺文部》引桓谭《新论》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又《御览学部》引《新论》亦云:‘《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则汉时实有此二易。《汉书》本《七略》,或偶失著录耳。”言之凿凿,似乎《连山》、《归藏》都是用汉字记载的占卜之书。这又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八卦作为一种占卜专用的特殊符号,可能与汉字有某种联系,也只有在汉字系统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占卜活动的经验总结成书。因此,占卜活动的存在,远在汉字发明之前;而占卜符号的产生,并不一定比汉字更早。根据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

诸物的说法,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八卦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文字。《易纬·乾凿度》说:“三,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火’字。☵,古文‘水’字。☴,古文‘风’字。☳,古文‘雷’字。☶,古文‘山’字。☱,古文‘泽’字。”其中只有☵与甲骨文“水”的字形有联系而外,其他的符号都不知所本,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八个符号都各自负载了一定的信息,它们是古人为传播信息而创造出来的一套特殊符号系统。这套符号可能以汉字为借鉴,但它本身并非文字,因为它传播的信息是由占卜者口述的,是靠汉字来记录和阐发的,它本身不能记录语言,更不能作为人们社会交际的工具。它只是一套专业符号,一般人并不理解它。

“八卦”起源的推测

迄今为止,八卦卦象起源于何时,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直接证据。1978年,张政烺先生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周原出土卜甲上所刻的数字符号与八卦有关,这就为探寻八卦卦象的起源打开了一条新思路。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附近的四盘磨村西SP11坑中发掘出三块卜骨,其中一块横刻三行小字,自右至左依次为十爻十八爻八爻曰魁,八爻八爻八十,十八爻十八爻曰隗,张先生把第一和第三两句里的数字按奇偶画成卦爻三、三和三、三,就成为乾、坤、离、坎四卦整齐搭配的格局。^①张先生认为,阳爻一和阴爻--是筮数符号一和八变来的。^②从筮数到爻象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甲骨文的一、八、八、十、六(即现代的一、五、六、七、八)按奇偶抽象为一和--两种符号,就丧失了

它们作为数目字的意义。“一”、“五”、“七”这三个奇数一旦用一概括为阳性，一就代表一种哲学概念。“六”、“八”一旦用二概括为阴性，同样不具备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性质，而变成代表哲学概念的特殊符号。不过，四盘磨卜骨上的三行契文都是六个数目字为一组，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的周初卜甲上的数目字，甚至跟战国包山楚墓竹简上墨书的数目字的情况完全一样。学者们普遍认为周原卜甲的数目字是重卦卦画，这就很难说四盘磨卜骨上的数目字一定是单卦。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大家都相信文王以前的卦是单卦。我认为文王所演《周易》不过是对已经出现的重卦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和完善，凭什么肯定商代晚期不会出现重卦呢？况且，阴阳观念到战国时期才形成气候，把数目字抽象为阴、阳爻应是比较晚近的事。照此推断，文王演《周易》也不一定为六十四卦都制定出相应的抽象符号，原始形态的卦画一直沿用到战国仍然用数目字书写就可以印证这一点。现在我们所见的八卦卦象其产生的时代很可能是战国中晚期。当然，这一推断还需要将来的出土文物来验证。单卦早于重卦，如果四盘磨卜骨上的数目字是重卦，那么，在此之前，应当还有三个数目字一组的契刻符号。《金文编》1985年版第1120页上载有四组由三个数字组合起来的铭文，与甲骨上所刻的数字完全一致，但它们出现的时代较四盘磨卜骨晚。从逻辑上说，这些三位一组的数字应有更古老的源头。当然，这还有待考古成果的证明。新石器晚期江苏海安县青墩淤泽文化遗址出土的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张政烺先生认为是八卦发展的早期形态，这种看法不无道理。^③原始时期社会人际关系单纯，社会成员沟通信息的手段

相对简单,占卜的操作过程和契刻符号都不如后世复杂。契刻符号由单个数目字变为三个数目字,再变为六个数目字的过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社会信息量的逐步增长以及人们预测信息手段的日益精密。换句话说,八卦的产生和发展,是出于特殊场合信息传播的需要。

“八卦”产生是传播特殊信息的需要

所谓特殊场合的信息传播,最初出于人们对自然的恐惧。许多自然现象在远古的人们看来都不可理解,都以为由神灵鬼怪主宰。希望避免灾难,企求神灵保护的思想驱动,是远古时代自然崇拜、天神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产生的根源,也是原始巫教能够长期存在发展的重要原因。远古时代人们的一切重要活动,诸如出行、狩猎、耕种、收获、婚嫁、征战、盟约、推选首领、移交权力、修建房屋、交换物品、生、老、病、死,都要征询神的意旨。但是,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同神对话的,只有巫师才能懂得神的意旨,神的意旨通过巫师传达给部落成员,巫师就成了普通人与神灵之间的中介。神灵本是不存在的,巫师与部落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才是问题的实质。而巫师只有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凭借某种特殊的征兆,才能代表神灵说话。所谓特殊的征兆,是指物象的变化。《汉书·艺文志》列有六种术数,术数就是人们观察物象,预测事物变化的方法。中国古代术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天启的,即凭借自然现象来推测吉凶,传播信息,如星占、梦占等;另一类是人为的,如用龟甲、蓍草通过一定的操作程序来求得结论,传播信息。由此可见,不论天启的还是人为的,巫师按照某种程序进行运

作,对事物的运动变化作出分析推断,然后把分析推断的结果传达给受众,受众按照巫师提供的信息去实践,实践结果反过来检验巫师推断水平的高低。所以,这就要求巫师必须具备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和较高的思辨能力,否则他就很难正确预见事情的成败吉凶,妥善协调部落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保障部落的生存发展。凭借自然现象来推测人事活动的后果,难免有较多的不足和失误,客观上就为占卜和占筮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会。占卜和占筮是由人来操作的,这就为把人的意志转变为神的意旨开辟了通途,同时也为巫师发挥个人的才能设置了神圣的舞台。

古老的占卜方法

人们最初用兽骨和龟甲占卜。在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十六块卜骨,不见卜甲,可见用兽骨占卜比用龟甲更早。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甲多骨少,这也可以表明龟甲的出现比较晚。用龟甲占卜,根据裂纹以断吉凶,龟甲上的钻孔和凿槽的加工方式对裂纹的方向、长短形态有影响,烤甲时火力的强弱对裂纹的形态也有影响,较之纯粹依靠自然物象断吉凶,明显加入了人为因素。对于人们关心的重大事情,巫师往往有所说明,如安阳小屯附近四盘磨村出土卜骨上的“……曰……”句式,“曰”字后面的文字应当是对卦画的说明,这种说明文字是后代卦辞的滥觞。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西周初年甲组宫殿房基二号西厢房十一号窖穴出土的八十五号卜甲上刻有:“十八八十一八曰其口口既鱼”,有的专家认为“曰其口口既鱼”就是卦辞。^④卦辞基本上是占卜的记录文字,

是由于保存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所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说法，表明周文王与周公对卦爻辞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并非全部都是由他们创作的。《周易正义》卷首讨论卦辞爻辞谁作的问题，就提出了质疑。顾颉刚先生《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指出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中的“康侯”是指周武王之弟，封于卫，故称卫康叔或康叔。周初铜器铭文多次出现的“康侯”，即是卫康叔，其在文王之后不言自明。如果真是文王作卦辞，他怎能预知康侯之事。卦辞和爻辞实际上是从原始社会末期至西周时期积累的记录材料中遴选编辑而成的。如屯卦六二爻辞“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是描写原始社会抢婚的风俗，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和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都记录的是商代史实，与殷墟出土卜辞的内容相符合，不能认为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占筮晚于占卜，占筮是对占卜的补充，这就给卜筮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左传·僖公四年》载晋献公打算立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认为“筮短龟长，不如从长，”而晋献公根据占筮的结果坚持己见。古代筮法今已不得而知，《周易·系辞上》介绍的可能是多种筮法中的一种：“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改再扚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这段话大意是说，古代用 50 根蓍草，拿出 1 根不用，只用 49 根，任意分成两堆。然后从右堆拿出 1 根不用，左右两堆分别以 4 根为单位数，数到各剩下 4 根或少于 4 根为止，把两堆的余数拿开不用，数过的蓍草集中在一起，共有 44 根或 40 根，这是“一变”。把“一变”后集中在一起的蓍草又任意分成左右两堆，从右堆里拿出

1根不用,左右两堆分别以4根为单位数,数到只剩4根或少于4根为止,两堆的余数拿开不用,把数过的蓍草集中在一起,共有40根、36根或32根,这是“二变”。把“二变”后集中的蓍草又任意分成左右两堆,从右堆拿出1根不用,然后左右两堆分别以4根为单位数,数到只剩4根或少于4根为止,把余数拿开不用,数过的蓍草集中在一起,可能有4种结果:共36根、32根、28根或24根,此为“三变”。蓍草分为两堆,即所谓“分二”;从右堆中取出1根不用,即是“挂一”;以4根为单位分别数两堆蓍草,直到余下1根、2根、3根或4根蓍草,此为“揲四”;把左右两堆余下的蓍草拿到一边不用,就是所谓“归奇”。这样经过四个环节的操作,就是“一变”,也就是所谓“四营而成易”。36、32、28、24这四个数以4相分,就得到9、8、7、6。9为老阳,7为少阳,画一象阳爻;6为老阴,8为少阴,画一象阴爻。9、6是可变的爻,7、8为不变的爻。经过“三变”得到的爻是第一爻即初爻,按上述程序再操作五次,就可以依次得出第2、3、4、5、6爻,这样总共经过“十八变”,由6个爻构成一个完整的卦。这卦称为“本卦”,是相对于春秋时期出现的“变卦”或曰“之卦”而言的。所谓“变卦”是指本卦中一爻或几爻可以变为性质相对的爻,那么本卦随着爻的变化也就变为另一个卦了。由于卦爻的变化,利用卦爻辞来分析问题也就更加游刃有余。

占卜系统的形成

社会的进步,社会交际的复杂化,使人们对事物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愈来愈重视,这就促进了卦辞和爻辞的逐步发展。

卦名、卦象、卦辞及爻题、爻象、爻辞，构成了相互联系的信息网络系统。信息来源于长期历史经验的积累，其中绝大部分是占问某事内容的记录，有的卦或有的爻不止占问一次，因而有一卦或一爻不止一种结果的记录。由于卜辞和筮辞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长期积累的许多不同历史层次的材料，需要排比分类，清理遴选，把已经应验的有代表性的辞句保留下来，以便作为今后卜筮的参考。《周礼·春官·占人》记载：“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唐代学者贾公彦解释说：“卜筮皆有礼神之币及命龟筮之辞，书其辞及兆于简策之上，并系其币合藏府库之中，至岁终，总计占之中否而句考之。”因此，卦辞和爻辞原则上应当是经过查考的命龟或命筮应验之辞。

卦爻辞既然是卜筮的应验之辞，最初与卦象爻象应当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为卦象、爻象本是数字变写而来，张政烺先生关于阳爻来源于一、阴爻来源于六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但这是从失传的原始筮法所记数字变来。等到卦象爻象与一定的卦爻辞关系稳定之后，后人就把它联系起来分析，这就大大扩展了信息网络的深广度。有的学者通过对八卦卦象所对应的数目字的探索，还揭示了八卦包含的数字义系统。^⑤考古材料表明，数目字就是原始的卦象，卦象是《易》最初的萌芽，但是原始卦象在何时演变为现在所见卦象，这还是一个尚待考究的问题。商周卜骨和卜甲上，从1到9的自然数中，2、3、4、9这四个数字没有出现，出现的是1、5、6、7、8，如果承认阳爻、阴爻是由1和6变来，那么5、7、8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消失的？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承认数目字就是卦象的起源，迄今为止所见的由6个数目字为

一组的符号与八卦是什么关系？湖北荆门市十里铺王场村包山楚墓出土公元前 316 年战国竹简，其中 6 支上分别有两组数目字，每组都有 6 个数字，且只出现 1、5、6、8、7 已经不用了。5 只出现一次，6 仍然与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一样并未断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六十四卦的卦象不是 6 个数字连成一组，而是三个符号一组，每个卦象由两组符号构成，且只用了隶书的“一”和“八”两个数字。表示阳爻的一有明显的起笔和右边的燕尾，阴爻不是由一条长横线断写为两条短横线，而是由一撇和一捺构成隶书的“八”，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八”一脉相承，这就难免令人怀疑阴爻究竟是否由甲骨文的八断写而成。而且，由一至三，三至六的数字演变逻辑也还不能解释由阳爻、阴爻构成八卦，由八卦再变六十四卦的结构。至于每卦的卦名从何而来，六十四卦何以如此排列，也还需要探索。

古代有的学者认为卦象是模拟自然物象，那么卦名当然与卦象对应的事物有关。有的学者认为卦象代表着一定的意义，卦名是由卦象代表的意义来规定的。总之，这些学者认为卦名与卦象有一定关系。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根据古人著书一般不题篇名的习惯，认为六十四卦最初也没有卦名，卦名是后来从卦爻辞中选取富有概括性的字词来充当的。高先生举了不少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应当是有道理的。不过，是否所有卦名都是后人追题，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卦名，完全可能早期就已存在。于豪亮先生指出，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里的卦名有两个与《归藏》有关。据朱彝尊《经义考》，《归藏》之钦卦，今本为咸卦，其卦名与帛书相同；据李过《西溪易说》，“临”为“林祸”，帛书之“林”卦与《归藏》的“林祸”同一“林”字，应有渊源关系。^⑥《周礼·春官·大卜》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

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今本《周易》开头两卦是乾、坤，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乾”作“键”，“键”、“乾”、“连”三字上古同韵，属寒部，“键”、“连”都是“乾”的假借字。“坤”帛书作“川”，“山”可能是“川”的音讹。因此，“连山”就是“乾坤”的异写。《礼记·礼运》记孔子的一段话：“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郑玄注：“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郑玄认为孔子所得《坤乾》，可能是《归藏》，不无道理。“归”、“坤”都是见系声母，一声之转，可见“归”是“坤”的假借字，“藏”可能是“乾”的音讹。早期八卦卦名的来源，可能与卜辞有关，安阳四盘磨卜骨上的“……曰魁”、“……曰隗”，张政烺先生揣测“魁”、“隗”可能是《连山》的篇首。^⑦《序卦传》对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作了理论解释，着重从义理上论证今本《周易》卦序是一个存在因果关系的序列。但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卦序和卦名与今本有所不同。下面列表对照：

1	键	2	妇	3	掾	4	礼
1	乾	12	否	13	遁	10	履

5	讼	6	同人	7	无孟
6	讼	13	同人	25	无妄

8	狗
44	姤

9	根	10	泰蓄	11	剥		
52	艮	26	大畜	23	剥		
12	损	13	蒙	14	贲	15	颐
41	损	4	蒙	22	贲	27	颐
16	箇						
18	蠱						
17	贛	18	禱	19	比	20	蹇
29	坎	5	需	8	比	39	蹇
21	节	22	既济	23	屯		
60	节	63	既济	3	屯		
24	井						
48	井						
25	辰	26	泰壮	27	餘		

57	震	34	大壮	16	豫		
28	少过	29	归妹	30	解		
62	小过	54	归妹	40	解		
31	丰	32	恒				
55	丰	32	恒				
33	川	34	泰	35	谦	36	林
2	坤	11	泰	15	谦	19	临
37	师	38	明夷	39	復		
7	师	36	明夷	24	復		
40	登						
46	升						
41	夺	42	夬	43	卒	44	钦
58	兑	43	夬	45	萃	31	咸